

花心聖劍

云中子 著



44.53
31
Y22

·云中子现代奇幻武侠小说系·

花心圣剑

云中子 著

(上)

延边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云中子现代玄奇武侠名篇之一，以奇情、奇遇、奇功为特色，读来惊心动魄。

金殿殿主金昭轩因怀有黄石真人的碧血剑而遭七大宗派覬觎。武诸葛云傲天设计使金殿、血光两派火拼，并令七派趁机抢走七柄碧血剑（含六柄伪剑）……

二十年后，金昭轩爱女之子金涛入江湖寻找碧血剑，招致追杀，却在血光寺中遇到人魔血光寺主隐藏寺内棺中，金涛许以替采能解血毒的金钱草，血光寺主以九幽阴功退敌，还传以血光索魂十二式中的前五招。

金涛逃过了七派阻截来到括苍山，逢武诸葛之女——色艺双绝的黄衫白马云湘贞，得其相助宝马，前往金钱草移植地哀牢山。半路上被狼心秀士暗算，劈入千丈深谷，却在谷底阴阳潭中，得服“阴阳圣水”，到达胎元凝固，凌空虚渡之境。

金涛取得金钱草，换得血光寺主秘藏棺中的真碧血剑，却又被七派七道击伤。幸被生性柔和安详的美丽少女周芳梅所救。乃按图索骥，在地穴中得到神功秘籍《黄石秘辛》，习成凌空弹穴等神功……

金涛开始了一系列残酷的复仇：灭太极、闯少林，大破少林寺一百零八罗汉降魔大阵；却中计进入武诸葛埋好炸药的大雄宝殿，幸亏对金涛情愫暗生的李香兰及时揭破。武诸葛假扮李香兰之师给金涛暗下七步断肠散。金涛逃入雁荡绝顶的无情洞中，被玉女阴如君以千年灵空石乳所救。

再出武林的金涛成了不死金刚！他火烧武当，手刃三魔，最后，同七派七道在吕梁山上天坪展开了血战，最后关头血光寺主赶至，施用火药利器“轰天雷”，将在场群雄一网打尽，仅金涛一人幸免于难。

在残肢断臂的尸山血海中，金涛重又见到了他所爱的云湘贞、周芳梅、李香兰、阴如君，他不想再染血腥，他重新感受到阳光与生命的可贵……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滴血验亲	(3)
第二章 杀星出山	(2 7)
第三章 棺中怪人	(5 3)
第四章 血光索魂	(8 0)
第五章 狼心秀士	(106)
第六章 阴阳圣水	(132)
第七章 白马黄衫	(168)
第八章 玉女情深	(194)
第九章 黄石秘籍	(220)
第十章 父子初逢	(257)

第十一章	凌空弹穴	(271)
第十二章	蓬莱铄羽	(297)
第十三章	雾中求生	(322)
第十四章	太极灭门	(349)
第十五章	刁蛮少女	(374)
第十六章	血洗少林	(401)
第十七章	三女争风	(427)
第十八章	血誓废功	(453)
第十九章	海外被困	(478)
第二十章	七步断肠	(505)
第二十一章	灵空石乳	(527)
第二十二章	玄门三仙	(563)
第二十三章	武当覆灭	(582)
第二十四章	勇斗三魔	(608)
第二十五章	为仇献身	(634)

第二十六章	荒山奇僧	(660)
第二十七章	草堂火攻	(685)
第二十八章	红衣三毒	(711)
第二十九章	夕阳如血	(748)

楔 子

血光寺！

好恐怖的寺名！

这三个字用白骨嵌在一块横匾上。

横匾，高悬在一座触目凄凉，满是破墙败垣的寺门口。

血光寺，除了正殿比较完整外，其他地方荒草没胫，蛛网暗结，呈现一片荒芜！凄凉！

犹如四周森林里的阴影，那么凄迷、阴沉！

尤其从残墙败垣及颓塌的寺门上，那满沾凝紫的血迹及残留的血腥气味中，尚可隐现出昔日残惨、恐怖的痕迹……

夜深沉，月昏昏，大地一片死寂。

蓦地——一阵凄厉的长啸，划破静寂的夜空，响起黑黝黝的林外。

啸声戛然而止，血光寺前，已出现一条奇特的黑影。

在昏沉的月色映照下，赫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嘿！更奇特的是他的背上竟还驮着一口红色的棺材！

只见他在寺门口略一驻足，目不转瞬的望着那块骷髅白骨嵌成的横匾，口中倏然爆出一阵桀桀怪笑，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笑声方落，人已飘入正殿，动作轻灵地卸下肩上的棺材，

随着身形一晃，人影杳然。

第二天同样的时间，老者又背着一口棺材而来……

第三天相同的时间，他又似幽灵般地出现，不用说，殿中又多了一口棺木……

……

一连七天，殿中并排陈放着七口棺材。

第八天，阴森略带恐怖的殿中，老者再度出现了，这次他却没有再带棺材来。

只见他精光四射的厉目一扫七口棺材，倏然仰天哈哈狂笑。

笑声悲愤而凄凉，回荡于漆黑的夜空，惊得宿鸟悲鸣，夜枭乱飞。

笑声刚止，他竟然又悠悠地一声长叹，叹声又那么失望、孤独，像是幽灵一般，听了令人毛发皆悚。

没有人能体会到他这一笑一叹是代表什么，包含着某种意味？

岂知他这一声叹息停止后，竟自己钻进最右的一口棺材里，盖好棺板。

从此，血光寺又恢复了往昔凄凉死寂的一切。

岁月如流，轮回不已……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血光寺内除了多了七口棺材外，其他一无改变。

白天，亮光飘进殿中。

黑夜，月影斜射着寺门。

这一切一切，似乎从未发生过。

可是，武林中因此却风云变色，巨浪掀天。

第一章 滴血验亲

晨曦迷蒙。

朝霞初射。

黔省云雾山孤独峰腰的一间茅屋，倏然柴扉轻启，走出一位手提长剑，年约十七岁的少年。

这少年的容貌，并不怎样英俊，但是，却具有一股强烈的男性气质，细而黑的眉毛，表示出刚毅不拔的个性，两眼神光内蕴，露出慑人的英气，显然有极好的内功根底，薄薄的嘴唇，现出一道冷酷的弧线，清癯的双颊所现出的表情却令人感到是那么孤独、忧郁，就像这座山和山峰的名字一样。他穿着一件白布长衫，像一个落魄的书生。

此刻，他缓缓走到茅屋前凸出的平场边的一棵榆树旁，星眸露出似忧似愤的光芒，静静地对着一片绚丽的朝霞，慢慢呼出一口气，神色现得出奇的凄凉。

接着他喃喃自语道：“唉！五年了，这次妈回来，定能满足我目前的进展，我自信已练好那一招‘划阴分阳’，虽然尚不能完全衔接无缝，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呀……”

说到这里，他幽幽地发出一声低幽漫长的叹息，继续低喊道：“金涛呀金涛，希望这次能使妈知道三个月来的努力苦练，假如再考验不合格，岂不是又要身挨十鞭，终老荒山……”

他喃喃自语着，仿佛又看到母亲严厉凶狠的目光，不禁潜意识的混身一抖，心头立刻蒙上一片阴霾。

早晨的阳光是灿烂的，但是他的心中，却是一片灰黯。

四周的空气充满了清新，而他的脑海里却一片混沌而迷乱。

想起母亲，连接而起的，是一大堆问号，及一片恐惧……

金涛这位少年，自从他有知以来，就在这茅屋中与他母亲相依为命，然而他对自己的身世，除了知道母亲名叫金丽雯外，其余却蒙然无知，因为他母亲在家时，只是严厉得近于狠毒地叫他练功，练功，再练功……

于是，他打下了良好的内功基础，却永远停留在一套六合剑法上。

四年前，他已把一套六合剑法演得滚瓜烂熟，可是在他母亲口中，永远有数不完的毛病。

更使他感到烦恼的，四年前母亲传了他一招“划阴分阳”剑招及一式“星曳浮云”轻功，他一演之下，曾大为兴奋，觉得这一招一式，的确神妙无方，诡奇无比，但当他演熟后，母亲却要他衔接于三十六招六合剑法任何一招之后，而且要衔接得天衣无缝。

开始他觉得新奇，渐渐地，他明了是不可能的事，这等于一样完整的东西，硬漆上这一块怎么能无一丝空隙呢？

于是，母亲艳丽的容貌，渐渐变成狰狞而凶狠，一天二天，一年二年，四年了，他始终练不好，在每次考验不合格后，就是一片鞭笞……

是以，在金涛幼年的岁月里，没有欢笑，没有亲情的温暖，黄金般的童年，只是在剑锋上跳跃，在鞭笞下打滚。

此刻，金涛回忆起自己童年岁月，星眸中现出一股本讷而

仇恨的神色，手中长剑狠狠地向身旁古老粗大的榆树上连接砍去，仿佛在发泄心中的苦闷。

树干上划出一道道白色剑痕，看到这剑痕，他不禁想起自己身上的鞭痕，神情渐渐激动，剑光连挥，口中却狂喊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的确，他脑海中的为什么？实在太多！

母亲时常单独出去，而不让自己离开茅屋一步，为的是为什么？茅屋中右边一间锁着的房间，永远不许自己进去！这是为什么？

从她传授自己那一招一式剑法轻功来看，以一窥全，可以测出她的剑术功力必定很高，但为什么不传整套，而却传自己一套平庸无奇的“六合剑法”，偏又要凑上那一招一式，这为的又是什么？

世界上最慈爱的人就是母亲，但她对她唯一的儿子为什么这般狠心？

还有，每当自己问起父亲来，她立刻脸色阴沉狠毒，几乎挨鞭子，这是为什么？

这一大片为什么在他脑海中电旋着，突然他顿住长剑，望着树干上错纵的剑痕，心中突然泛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难道她不是自己的母亲？否则，我绝对不会没有父亲，她也绝对不会有那种恨怒的脸色！”

金涛想到这里，不敢再想下去了，这念头太可怕了，但假如推想正确的话，那前面一大串为什么，岂不立刻迎刃而解……当然，后面仍旧会产生许多问题，但那已经比较单纯得多了。

可是，当他想起自己目前环境及本身武功时，金涛不由仰天长叹。

是以他努力压制这可怕的念头，再度在脑海中盘旋，避免让自己的思维接触现实……

阳光渐渐高升，光芒刺痛了金涛怔呆的眼珠，使他从痛苦的幻想中回到现实，转首望望山腰孤独的茅屋，倏然想起，母亲每次下山时间，决不超过百天，而今天是她离开后第九十七天，想到母亲快要回来时，金涛不禁喃喃道：“我再练几遍吧，假如万一妈又挑剔毛病，再被妈看到自己清晨没有练习，那又是一顿苦头……”

他喃喃自语着，缓缓移身场中，宁静一下神志，张口猛吸一口清气，提起真元，正要运剑开式……倏然——

一道光影，从峰下向山腰平阳疾射而落，出现一个云鬓蓬松，容貌艳丽的中年女子，背插一柄外表漆黑的长剑，手执一根马鞭，满面风尘，衣衫破碎，似为兵器所伤。

金涛一见是母亲，不由心中一惊，飞快扑去，口中喊道：“妈！你怎么啦？”

他刚才虽有些恨母亲，但此刻一见这种情形，一股亲情油然而生，因为母亲每次回来，从没有像今天这般狼狈不堪过。

岂知她见金涛面呈关切惊奇之色，扑身而来，脸上不但没有一丝表情，长鞭一甩，反而口中喝道：“涛儿，看鞭！”

刷地一声，丈二马鞭，挟着呼呼锐啸竟向金涛拦腰抽去，出手之间，委实奇快已极！

这情形太过突兀，使金涛大出意外，不禁心中一惊！

要知道他满心关怀，扑出身形并不慢，岂会防到母亲有这一着，身在半途，要闪已是不及，

一种武人应变的本能，使他猛然长身，一招“六合剑法”中“画龙点睛”，剑芒一出，向袭身鞭鞘点去，招到半途，就欲立刻闪避。

哪知剑势方出，丈二马鞭，陡然一圈上挑，一缕锐风，竟向自己头上袭来，耳中听到母亲大喝道：“变那最后一式剑招——‘划阴分阳’！”

金涛闻言，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考验，在这刹那，他长剑陡然向上一抖一挑，就欲从左至右划出一道弧线，正是那最诡奥的一招剑式“划阳分阳”。

岂知剑势刚变，金丽雯的丈二马鞭，鞭梢忽然下垂，身形一闪，金涛只觉得前胸一痛，上身一紧，人竟随着鞭势，倒飞出三丈，嘭地一声，四平八稳，摔在地上。

这一跤，跌得金涛浑身酸痛，眼冒金星。

显然金丽雯的手法非常重。

金涛满身尘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目光一瞥，只见母亲长鞭一指，满脸怒容，叱道：“蠢货，你笨到家了，五年时间，练这一招，竟还练不好，打！”

随着叱声，叭哒一声，长鞭结结实实又抽在金涛的身上。

金涛一声闷哼，身形倒走二步，鞭子抽过，外衣虽丝毫无损，但身上已立刻升起一阵疼痛火辣的感觉，目光中立刻露出恐惧的神态。

这是他早已料到的情况，五年来，他身上已不知有多少鞭痕，被骂过几千几百次“笨，蠢”，今天，不过是身上多加一条鞭痕，多挨一次骂而已！

但是，肉体的痛苦，他能够忍受，却无法忍受侮辱性的谩骂，昔日，他不止自问过多少次：“我真的是个笨蛋、蠢货吗？”

现在，他脑中又再度浮出这句话。

虽然他自己暗暗一再否认，但是，事实确是如此，这一招“划阴分阳”练了五年，却仍旧没有练好，转接之时，空隙大露。

五年时间，竟练不好一招，这不是笨是什么？

他紧紧咬着牙齿，眼眶中情不自禁淌下二滴泪水，此刻他心中泛起一丝悲哀，同时，否认自己“笨”的信心，已慢慢摇动。

倏然只见他母亲脸色一片冷峭，阴狠狠道：“男子汉掉什么眼泪，再来过招，看鞭！”

一招“灵蛇游空”，长鞭幻出一片鞭影，又向金涛攻出。

金涛紧紧咬着牙根，身形一闪，长剑飞快舞起一圈银虹，迎着长鞭挡去。

只见母亲一声大喝：“变招！”

鞭头陡然斜指，径袭他肩上“青灵”穴。

金涛这次有了准备，真气陡然一转，身形半旋，长剑从左至右划出一道密密繁繁寒芒，就向鞭稍三寸扫去。

噗地一声，双方迎个正着，金丽雯鞭影陡收，金涛心中一喜，喊道：“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

话声未落，长鞭又忽然抽在他身上，叭哒一声，抽得金涛皮肤疼痛欲裂，不禁“啊呀”一声痛呼！

他第一次能用这一招挡过母亲的长鞭，心中的喜悦无法形容，但想不到仍旧挨了一鞭，不由怔怔地呆视着母亲，目光由惧怕渐渐转变成憎恨！

忍耐有一定的极限，超过这一极限，愤怒如山洪爆发，不可遏止，这是必然的现象。

金涛忍受了五年的痛苦压迫，此刻压制的恨与怒，渐渐高涨，目光中露出一丝憎恨的光芒，望着他母亲，大声道：“为什么还要打我？”

“难道我教训错了？”金丽雯冷削地反诘。

金涛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此刻心中有一丝被侮辱愚弄的感觉。

以往，他之所以能忍受，那是自己没有能够练好，未达到

母亲严格的规定，但是现在他却已做到这一点，然而得到的，却仍是一鞭，长久的压积，已使他再也无法控制情绪，双目立刻变赤，大喊道：“我哪儿错？”

只见他母亲依旧冷峭地一哼，道：“我曾告诉过你，当你施出‘划阴分阳’这一招后，应该立刻身形一矮，施出那一式‘星曳浮云’轻功，你为什么一动不动？假如我是敌人，你有几条命，何况，你的剑法仍旧露出空隙！”

但金涛心里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此刻他情绪变成疯狂，大声吼道：“这不过是一时兴奋的疏忽，尽可以从头再来过，为什么还要打我，你以为鞭子抽在别人身上，你不会痛，就可以乱抽吗？”

他完全忘了对方是自己母亲，目光中充满了怒、恨的火焰，手紧紧地握着长剑，轻轻地抖动，显然内心冲动已极。

金丽雯从未想到自己的儿子会这样反抗，往日，无论对他怎样严厉，他始终顺从，神色悚栗而恐惧，而今天竟如此反常，脸色中不由闪过一丝惊奇，但瞬即平复，她不愿让儿子知道自己心中的想法及情感，冷冷道：“你不怕痛吗？嘿嘿，告诉你，现在你痛一点，流一些血汗，将来自己的人头，就多一份保障，否则到将来人头掉在地上的时候，你再想痛一痛，多流点汗，已来不及了！”

金涛怒声抗言道：“我不要听再不要听，这些欺骗的话，在你虚伪之词下，不知道隐藏有什么心意？”

金丽雯脸色立刻一寒，犹如腊月重霜，阴恻恻道：“金涛，你说我做母亲的，除了教训儿子成人外还有什么心意？”

“哈哈！”金涛口中发出一连串狂笑，道：“教儿子成人？多好听的字眼，天下哪有母亲用这般方法对付儿子的……”

金丽雯冷冷接口道：“要使你成非常之人，只有用非常的

办法！”

“住口！”金涛怒声叱道：“你不要再说，我知道，你根本不是我亲生的母亲！”他说出了刚才心底那可怕的念头。

这句话像九天霹雳，震得金丽雯身形连退二步。

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相信金涛竟会说出这句话，脸上的神色渐渐变成铁青，更加阴晦。

倏然她身形陡欺，厉声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金涛腰身一挺道：“我说你不是我的母亲，否则，绝不会对我这样残忍毒辣！”

他语还未说完，劈，啪二声清脆的响声过后，脸上已着实被抽二记耳光，双颊立刻即起十道指痕，身形连退，口角流出一丝鲜血。

此刻，他忘了痛楚，长剑一抬，就欲出手，但当目光扫到二道阴寒慑人的冷焰时，心中不自觉地一凛。

他虽然愤怒，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一切，像燃烧的溶岩，尽量吐出自己心中的积郁，但长久的被压制，童年漫长的阴影中，仍对母亲存着一种凛惧的感觉。

当他见到金丽雯那双眼睛中吐露出的阴寒、尖厉的目光时，往昔的恐惧，立刻又回到心中。

他周身开始阵阵颤栗，心中冒出一丝一丝凉气，不知道刚才的话，会引起什么后果。

不过，金涛在恐惧中仍有着一丝痛快的感觉，这或许是发泄后的必然现象。

只见金丽雯的脸色难看已极，此刻，在金涛眼中看来，仅剩的一丝美感完全消失，他发觉眼前母亲已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狰狞的厉鬼，恐怖的野兽，在恐惧的情况下，他情不自禁地把脚步慢慢向后移动。